

結髮不同床

——郭沫若與張瓊華

●龔濟民

洞房花燭夜讀莊子

許多人都知道郭沫若有三個妻子，此外還有不少緋聞，然而他與元配張瓊華之間複雜而微妙的關係，卻難得有人道及。筆者願將多年來摭拾的史料和軼聞，一併公諸同好。

一九二二年農曆正月初五，恰好二十歲的郭沫若，奉父母之命與張瓊華完婚。新娘是四川樂山蘇稽鎮張薄人，生於一八九〇年七月，比新郎大兩歲，由於其貌不揚，郭沫若把她比作「猩猩」。在「黑貓」一文中，郭沫若回憶新婚的情景時會說：賓客散後他未進洞房，而全靠一本「莊子」陪伴他在廂房裡度過了花燭之夜；第二天「回門」，又是靠一部古版「文選」消磨了時光；第五天就結束了這「結婚受難記」，他乾脆乘船返回當時所就讀的學校成都府中學堂去了。似乎他們沒有同過床。其實不然，他們是有過夫妻生活的，這在郭沫若一九二〇年二月十五日給田漢的信中說得明明白白：「我在民國二年時，我的父母早已替我結了婚，我的童貞早是自行破壞的了！」然而他們之間並沒有愛情，後來郭沫若相

繼與佐藤富子（安娜）、于立羣結了婚，而張瓊華卻落得一輩子獨守孤寂的洞房。

強抑哀怨事奉公婆

郭沫若在日本留學期間，張瓊華曾多次去信報告家中情況，並對丈夫表示深切的關心，飽含無法傾訴的思念之情。她還萌生過隻身去日本探親的念頭，因欲顧全丈夫的臉面而未成行。一九一四年五月底，張瓊華在給郭沫若的信中說：「妻回娘家，每年至多兩次，皆各有喜事才回。又於今十月妻返娘家也，因為胞弟少輝完婚，妻待酒過後急返沙灣。又回想來日本之事，千里迢迢，妻年輕婦女似不便拋頭露面，落別人之談論，我夫臉面又存於何地？總之，我夫定要回家，以敘二老思子之念。家中一屋老小俱皆好的，不必掛欠。」

這樣的信，前前後後不知有多少封，郭沫若當然都收到了，但從未單獨給張瓊華回過信，至多在寫給父母親或兄弟姊妹的信中帶一筆，說「頃奉五哥來函中，附兒婦一紙」，或者說「茲復奉得三哥、四姐及兒婦書各一件，讀悉一是」。

作為妻子的張瓊華，當然希望丈夫能親筆寫點貼心的話，可是郭沫若一句也沒有，有時被「纏」得不耐煩，就索興板著面孔託人傳話給她。譬如，一九一五年七月二十日，郭沫若在給元弟翊昌的信中說：

「八嫂（即張瓊華——筆者按）來函亦讀悉，願弟為我傳語，道我無暇，不能另函，也不必另函，尚望好為我事奉父母也。」

看，如此冷冰冰的話語，叫張瓊華聽了不知有多麼難過，彷彿他郭沫若娶妻子的目的只是為了替他「事奉父母」，真是豈有此理！苦命的張瓊華偷偷抹去臉上的淚水，忍氣吞聲甚麼也不計較，她不願專負丈夫的囑託，成天都操勞家務，孝敬公婆，善待姑嫂叔伯，贏得郭家長幼的尊重和信賴，公婆更把她當作親生女兒一般，婆婆每次出門都要把她帶在身邊。儘管丈夫對她沒有夫妻情義，而她卻滿懷著對丈夫忠貞不渝的愛，把自己生活中的最大不幸埋葬在心底，從來沒有表現出任何哀怨的情緒。

夫在東瀛另娶日女

為此，郭沫若的父母親覺得很對不起這個媳婦，當他們獲悉自己的兒子在日本擅自與佐藤富子同居時，氣得幾乎昏厥過去，立即叫小兒子代筆去信責難，並一度與他斷絕音信以示抗議，後來念及佐藤富子已為他們生了長孫，這才寬恕了他，但指令要他寫信向張瓊華作解釋並贈禮道歉。郭沫若不得不遵命照辦，且看他一九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給父母親的信，其中說：

「今日得元弟三月九日家報，悲喜交集：喜的是許久不見家書，重得骨肉手筆；悲的是孩兒不孝，貽愛二老。玉卿（即張瓊華——筆者按）函已遵命詳細答復了，是男誤了人，也不能多怪，還望父母親恕兒不孝之罪。男不能回家的緣故，已詳細細細的寫在答玉卿的信中。」

確實此事也不能過多地責怪郭沫若，他與張瓊華都是封建包辦婚姻的犧牲品，誰也怨不了誰，不過受害最大的還是弱女子張瓊華，而郭沫若早就自行解放了。在此之前，郭沫若曾三番兩次想寫信回家要求離婚，可是考慮到這樣做太傷父母的心，同時弄不好也會逼得張氏自殺，他知道她自從跨進郭家門，就已經立下了「生是郭家的人，死是郭家的鬼」的信念，自己實在不願擔負起「殺戮無辜」的罪名，以致終於欲言又止。而今張瓊華收到了丈夫的信，不管對方如何解釋，實際上等於已經休了她，叫她有甚麼話可以辯駁的呢？她只得強抑滿腔的哀怨，至多借公婆的口吐露一點心曲。我們從郭沫若一九一八年五月二十五日給父母親的信中，可以略知端倪：

「男不肯陷於罪孽，百法難贖，更貽二老天

大憂慮，悔之無極，只自日日淚向心頭落也。自接元弟往日責讓一函，屢思肅稟，自白終覺毫無面目，提起筆竟寫不出一句話來。今日接到玉英（即張瓊華——筆者按）一函，敘及父母哀痛之情，更令人神魂不屬。往事不願重談，言之徒傷二老之心。而今而後男只日夕做惕，補救從前之非。今歲暑中，可國事稍就平安，擬歸省一行，當時再負荊請罪，請二老重重打兒，恐打之不能，兒更傷心矣。」

不過，這一年的暑假期間，郭沫若並沒有歸國探親，而且後來在日本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畢業後，雖然及時歸國了，但也沒有去故鄉，因為他怕一回到家，那「舊式婚姻的禍水便不能同時爆發」，弄不好會「犧牲別人的性命」，甚至「還可能犧牲他自己年已耄耋的老父母的性命」。

可憐的張瓊華在默默地苦度著難熬的生涯，每天操勞過度，晚上回到自己的房間裡，陪伴她的只是端正地掛在牆壁正中的丈夫的照片，她仔細端詳著結婚時的傢具，無限珍惜地一件件擦拭得光亮照人，然而照來照去卻只有自己孤零零的身影。左盼右顧，望穿秋水，也盼不到丈夫歸來。一九三二年春婆婆於彌留之際，還放心不下這個賢慧的媳婦，特地留下遺言：「他日八兒（郭沫若排行第八——筆者按）歸來，必善視吾張氏媳，毋令失所。」

一躬謝罪兩詩餽贈

一九三九年郭沫若來到重慶，當時他在國民

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任廳長。聽說父親久已臥病在床，不時處於昏迷狀態，他這才決定告假兩週回老家探親。老人由張瓊華悉心侍奉，家中一切都安排得有條不紊。郭沫若對元配儘管沒有愛情，但終究不好違拗父親的旨意，只得當著家人的面，對張瓊華一躬到地，既表示感激之情，也算是賠禮道歉。在給兄弟姊妹以及小字輩們題畫留詩的同時，他也給張氏夫人寫了兩首，並逗趣地對她說：「你如果往後沒錢用，可以拿去賣幾十個大洋。」張瓊華莞爾一笑。題贈張瓊華的詩，第一首係五律，茲據手跡錄錄如下：

雷霆轟炸後，睡起意謙沖。
庭草搖風綠，墀花映日紅。
江山無限好，戎馬萬夫雄。
國運升恆際，清明在此躬。

民國廿六年九月赴昆山訪辭修，遇敵機轟炸，在明遠室中小臥片時後作此。距今一年將半，望清新之意無問今昔。書付瓊華。

郭沫若原件無標點，此處係筆者所加。短跋中所說辭修，即陳誠；明遠，即莊明遠。

第二首為七律，亦據手跡照錄於此：
鐵佛披金色相黃，紀元寶慶未能詳。
戲從雜卦徵休咎，聊以殘殞潤肺腸。
雞膾應輸蘿菔味，契斯難敵豉乳香。
邾侯藏軸稱三萬，此地空餘一廢堂。

民國廿七年十一月長沙大火後，赴南嶽參加政工會議，一日與恩來、君山二君同登衡山，行至鐵佛寺，在寺前曾小臥片時作此

。書付瓊華。

原件亦無標點，此處也是筆者所加。短跋中所說恩來，即周恩來；君山，即賀衷寒。

這次回家，郭沫若看到了張瓊華爲他收藏的幼年時代讀過的書籍、用過的文具、所寫的作業本和詩文手稿、於各學校取得的畢業證書以及後來在外地和日本寄回家的書信，非常高興。他還有幸找到了當年十分愛讀的，那冊載有阿蓋妃詩作的第六十四期「國粹學報」，重溫了舊夢，特地將它隨身帶到重慶，時時喜歡翻出來吟哦，後來促使他創作了歷史劇「孔雀膽」。郭沫若逝世後，四川人民出版社相繼出版的「郭沫若少年詩稿」和「櫻花書簡」，亦全都是張瓊華提供的資料。

稚子無知大娘能抱

郭沫若探親後返回重慶不久，就在這一年的七月上旬，他接到了父親病逝的噩耗，便偕結婚還不滿兩年的妻子于立群，懷抱剛生下三個月的兒子漢英一同回家奔喪。他們受到了張瓊華的多方照顧，她不但主動將自己長期居住的當年結婚用房讓給他們住，而且還在飲食方面給予于立群特殊優待。按舊風習，治喪期間家人不許食葷腥，可是正在哺乳的于立群，這怎麼能行？於是張瓊華便託人買了活雞鮮魚從後院拿進來，另砌一土灶親自爲她燒煮。據郭沫若的侄子郭宗璿告訴筆者，談諧的張瓊華偶爾也同于立群開點小玩笑，有一次她指著比自己小二十六歲的于立群對郭宗璿說：「你八爸爸給我帶回來了一個媳婦。」她

特別寵愛漢英，經常把他抱在懷中久久愛撫、逗逗，小小的漢英除了生母之外，似乎只有在她的懷抱之中顯得最乖，爲此她頗感欣慰，逢人便說：「只有我還能夠抱抱他。」

葬罷父親，郭沫若偕于立群和漢英離別家人啟程返渝，張瓊華一直把他們送到了乘坐水上飛機的嘉州城。飛機起飛了，天上的人在俯看凌雲山麓的古跡蘇子樓，感嘆「風景尙無大殊，而余年則將屆知命矣」，地上的人則在凝視飛機遠逝的方向，久久不願離去，不免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。從此天各一方，張瓊華再也沒有與郭沫若見過面。

北京相探鋁鍋一口

大陸易幟後，郭沫若雖供給張瓊華物質生活費用，但在精神上卻從未給她過甚麼溫暖。一九六三年張瓊華曾專程去北京，原想看望久別的丈夫，不料郭沫若竟以事務繁忙爲藉口，囑託秘書代爲接待，把她安頓在機關招待所裡，而自己居然避而不見。當秘書問張瓊華有甚麼要求，並希望她在北京多住些日子時，這個好心的女人趕忙說：「他（指郭沫若——筆者按）太忙了，我不能在這裡分他的心。」結果連兩週也沒住滿，她就帶著自己選購的，由郭沫若付款的（當然是秘書代付）一隻鋁鍋、一段黑色燈心絨和一些小紀念品，匆匆返回老家樂山沙灣去了。不久誤傳張瓊華已逝世，以致郭沫若曾有一段時間停止給她寄生活費，待她馳函詢問中斷原因時，這才重又匯款。

長郭二歲後死兩載

長期以來，郭沫若在張瓊華的心目中始終是個偶像，是不可動搖的精神支柱，她一直在暗自爲他祝福。一九七八年郭沫若溘然與世長辭後，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大家都瞞著她，深怕她知道會過度傷心而出意外。一九七九年六月四川成都舉行首屆郭沫若學術討論會，郭沫若與于立群生的兩個女兒庶英、平英應邀出席，會後她們特意去沙灣看望了張瓊華。當庶英、平英拉著老人的手，親熱地呼喚著「媽媽，媽媽」時，張瓊華先是愣了一下，待侄媳婦魏蓉芳說明僕依在她身旁的就是八爸的親生女兒時，她終於雙眼模糊，老淚縱橫，一邊頻頻頷首，一邊不斷撫摸著兩個孩子的面頰，激動得半天說不出一句話來。

一九八〇年六月，這位慈祥、和藹而又不幸的女人告別了人世，在人生舞台上整整度過了九十個春秋，壽命比郭沫若還長四歲。

敬告留學生家長

慰藉 貴子女異鄉作客寂寞的最佳禮品，便是爲他們訂份「中外雜誌」。請將 貴子女在國外詳細地址填妥，連同全年訂費新台幣壹仟肆佰伍拾元，交郵政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，寫明收件人姓名，本社立即按址按期寄書。